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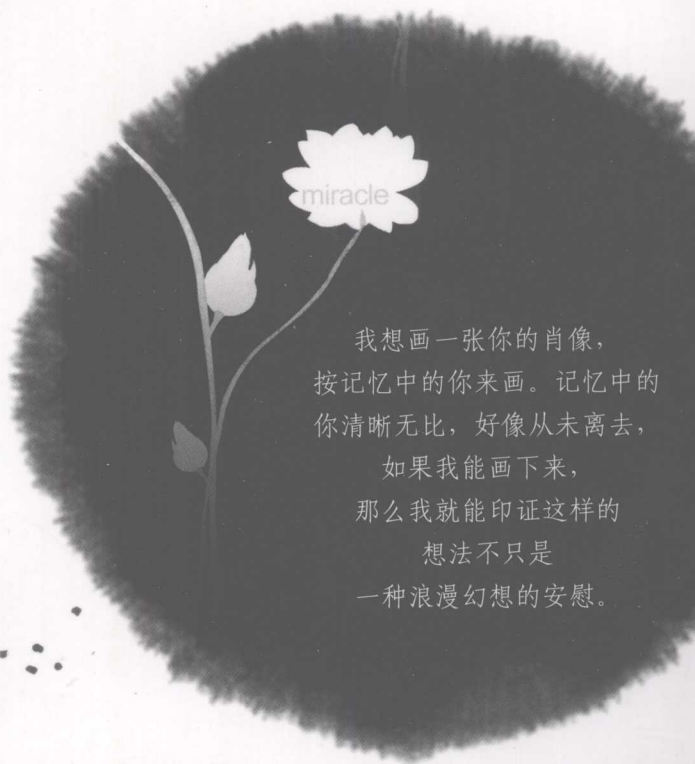
海外见闻随笔

奇迹

Miracle

奕 秦 ◎ 著

生命如此地坚韧，如同一枝随意迁插的柳枝，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天地，这亦为奇迹。



我想画一张你的肖像，
按记忆中的你来画。记忆中的
你清晰无比，好像从未离去，
如果我能画下来，
那么我就能印证这样的
想法不只是
一种浪漫幻想的安慰。

北京燕山出版社

海外见闻随笔

奇迹

Miracle

奕 秦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见闻随笔/吴嘉,季思聪,江岚等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5402-1849-2

I. 海… II. ①吴…②季…③江…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9552 号

书 名: 海外见闻随笔

作 者: 吴 嘉 季思聪 江 岚等著

责任编辑: 里 功

责任校对: 雪 飞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政编码: 100026

发行电话: (010) 52065058 52065068

电子信箱: qc777777@126. com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50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1849-2

定 价: 318.4 元(全八册)

目 录

奇 迹	(2)
阳 台	(35)
死 之 约	(44)
雨 晴	(62)
骄傲和宽容	(74)
软 玉	(90)
和带小狗的女人一起散步	(95)
药	(111)
玩 笑	(116)
跟 踪	(122)
笑 吧	(165)
暖 昧	(180)
缘分一种	(212)
爱情一种	(219)
悲 喜 剧	(224)
化 石	(244)
祖 传	(258)

“2000年，我从芝加哥搬到印第安纳。印第安纳是个农业州，一路开车放眼望去是宽阔的玉米地。如此宽广、友善的土地赋予了我写作的心境。白天教书为生，夜晚则交给文字，写作或者是阅读。暮色降临，当我把操练了一天的英语连同身上的外套一起脱下后，我进入中文的世界。无论在写些什么，无论是表示悲伤或者喜悦，隐隐中，我感受到一种不可思议，仿佛接近了某种超越于命运如此宿命的认识。我，好像从现定的时空中走了出来，被插上了想象的翅膀。这么说吧，写作是飞翔，是无翼的滑翔，是人类最接近奇迹的一种体验！”

奇 迹

(一)

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个虔诚的教徒所在的小镇发起了大水。先是他的邻居们，跑来跟他说，快跑，要发大水了。但这教徒却说，不急不急，我的神会显示奇迹来救我的。后来果然发大水了，镇上派出了摩托艇，但他还是坚持留在已被水淹的家中等待神的拯救。水越涨越高，此人不得不爬上了屋顶。这时整个村庄都已经给淹没，镇里最后派出了直升飞机，来做最后的营救工作。但这位虔诚的教徒还是不愿上飞机，坚持认为，他的神会显示一次奇迹来救他。结果，水漫过了屋顶，他被淹死了。

这是贝壳儿喜欢的一个故事，常常引用它来教育自己，一切奇迹都是以极平凡的方式出现的，所以当它来临时要紧紧抓住，不然只会像那位迂腐的教徒一样错过真正的机会而用死来等待一次貌似神圣的奇迹。“这样的奇迹是不存在的！”她常常这样说。她是说神是不存在的，相信自己去争取控制一切人为的可能性，而使自己得到拯救。她确实用了“拯救”这个词，作为一个画家，她始终认为自己活在一个艺术沙漠的时代，她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用艺术来拯救自己。艺术高于一切是她的座右铭。这样的人生态度注定她的不安分和不快乐。她始终是个孤独的人，永远觉得自己像是一面美丽光滑的镜子被安进了油腻的厨房一般，时刻在

寻找属于自己的地方，来纠正如此的错位感。为达到这个目的，她去过很多地方，跟过很多人，当然也被很多人伤过和伤过很多人。秦川就是其中一个。

贝壳儿离开秦川时仅仅带走了几件衣服，和她的画具，好像很匆忙的一个决定，有种急不可待离开牢笼的仓惶。这种匆忙重重地伤害了秦川。仓惶而逃的迫切，让他看不到一丝挣扎的痕迹，只是宣告了他们所建立的家和一手经营的餐馆都是她的囚笼。她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她必须去纽约，作为一个画家，连这里空气都是郁闷的，她会窒息而死。她说失去艺术人生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她必须离开。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们之间的感情。她热爱艺术，这点秦川早应理解，爱艺术的人更爱自己。

因为极端的敏感和情绪化，和一个艺术家生活在一起是件痛苦的事。但正是这些原因，也带给秦川无与伦比的快乐：那种昏眩一般的狂乱出自于贝壳儿散发的无法抵挡的感染力并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给予的。贝壳儿的出走使秦川的生活突然陷于一种死一般的宁静。不单单是痛苦，因为他被伤得心甘情愿，并且早早的已经预期到了。而是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如同地平线那端的海洋突然塌陷，干枯，他的心灵即是如此，是一望无际的一片空白，空白里无法显示生活意义的影像。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曾那么依赖着贝壳儿的生命力来充实自己的生活。现在的他，如同被抽空了的一具尸首，即使是还能行走，但也有即刻被风化去的危险。他有些怕了，就像一个老人怕死一般的胆战心惊。

但还是必须生活下去，秦川默诵着贝壳儿的这个笑话，等待着生活中可能出现转机的第一丝暗示：这称为奇迹的东西，因为如此绝望的人是只有靠奇迹才能被拯救的。

(二)

他们的餐馆坐落在O州的S山脚下的一个极小的镇。当年，秦川和贝壳儿就顺着5号公路一路从南往北开，然后被这座褐色终年积雪的山所吸引而想驻留下来。贝壳儿曾兴奋地说，留下来，留下来，多美的地方，我要在这里画许多画。或许这座山有它本身无法抗拒的魅力，或许再次，是贝壳儿显示了她强烈的感染力，使他毋庸置疑地认为这山就是他们的归宿了。她描绘了一种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光的生活方式。安宁和寂静是秦川一直以来寻求的东西。他们用不多的存款开一个小餐馆。因为地僻，所以房租简直便宜得不可思议。对于开餐馆的建议使贝壳儿非常之兴奋，但这和餐馆本身并没有什么联系，是她突发奇想，要自己来装饰餐馆，要在墙壁上画满她的画，这就是她的画廊，梦想中后来朝圣这位艺术家的地方。

这个小镇只有六百人左右的居住人口。但因为紧靠着高速公路，所以常常有些过路客，生意也总是处在不好不坏过得去的状态下。也是在那么一天空荡无聊的下午，这个镇的邮差给秦川送来一个奇怪的包裹。他们说包裹是从中国来的，地址上的收件人的姓和他一样，姓李LI。注明的镇就是这个镇，但具体的街道和号码是完全错的。自然而然，因为这个小镇只有他这么一个中国人，邮差也就给送来了。他说留下让秦川看看是否确实给他的，还是寄错地方了。但不太可能，他一个劲儿地强调着：我们这个镇几百年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人姓这个姓。也算是完成一个差事，他留下后就走了。

T镇常有雨，阳光出现的机会并不多。但那天午后的阳光却精巧地从窗户中斜射进来，照着墙上一幅女人的画像。画中的女人身着浅黄色，也是贝壳儿最喜欢的颜色。秦川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并没有急切打开这个包裹的欲望。他知道这一定是个错误，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给他寄包裹了。他凝视着墙上的画，画中的女人身上裹着纱质地般的衣裙，有风吹来，风很劲，可以从她衣饰迎风飘扬中看出。一切好像都要被风吹走，她的手、裙子、发，以及身后的树与暗淡的阳光都模糊，惟有她的脸，清晰、蔚然不动，静止在风里和时间里。秦川突然有些伤感起来，再次陷入那种枯竭的空虚感中，是的，一切都要将在如风般的时间内逝去，但他还没有准备好如此消极的放弃，还试图紧紧抓住些什么。如同画中女人美丽的脸一样，是否可以从这种消逝的恐惧中破茧而出。他的双手不经意地去抓住了那个包裹，是个土黄色的纸盒，轻得几乎没有分量，他觉得应该把它打开。

纸盒被封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牢固。他是并用了剪刀和厨房的切菜刀才把裹满胶纸的纸盒打开。里面有两叠旧信封，每叠都用一个红绳子结成一个好看的蝴蝶结。它们整齐地摞在一起，信封上都是两个一致的地址，显然是两个人旧信。看看信封上的署名和他并没有关系，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而秦川在上海与北京都没有任何相识的人。或许是哪个朋友的恶作剧。但他无法想像哪个人会做这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并且，自从和贝壳儿过起了那种隐居般的生活后，他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朋友了。他还犹豫着是否应该打开这些信，但隐隐地感觉那些信中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如此精致与神秘莫测。那两个蝴蝶结似乎诉说着一种神圣，因为这辈子他没有见过谁打过如此美丽的蝴蝶结，似乎一旦打开也就永远无法将它复原，就像是生活中的一个启示，凡是用手触摸过的东西从此就永远改变了它的姿态。

(三)

两叠信中，他选择了字体娟秀那一叠来打开，显然出自一个女性之手。打开第一封信，落款注名为雨，签名很奇特，整个字

迹往左倾斜，像是一个人闪了腰般的有些不便的痛楚，但又来得妩媚，如同雨季里起风时的线条。秦川把信纸平摊，从头到尾读信。信中的雨是在和她的情人谈话，口吻里有那种温情，她在她温情的文笔中叙述她的思念。对于那些思念和温情，都似曾相识，不过是千篇一律的伤感和无奈，他看不出什么新意来。或许已经过了被别人的故事再感动的年纪，他对他人的情书无动于衷而想放弃如此无聊的偷窥行为。但是信的最后一段引起了秦川的注意：

“我想画一张你的肖像，按记忆中的你来画。记忆中的你清晰无比，好像从未离去，如果我能画下来，那么我就能印证这样的想法不只是一种浪漫幻想的安慰。”

雨也是画画的！如此的巧遇使他立刻对这些信产生了无比的兴趣，好像一个赌徒在输得身无分文后捡到一个硬币而喜出望外，觉得这未必不是个东山再起的好兆头。是的，爱是场赌博，而且永远不服输，永远以为下一把就会赢，美其名曰为希望，实际是自我的另一场欺骗，以延续这微不足道的生命。

从那天起，秦川常常在无聊的时候把雨的信打开来念。有时候在深夜，轻声地朗诵，模仿着一个人的深情与思念，于其中，得到一些短暂的安慰，得知世上还有真情存在，有高于自己的奉献精神存在，尽管这种存在与他完全无关。信中没有任何关于雨自己形象的描述，但在一句“我今天穿浅灰色的短裙”里，可以看到如同她签名般的一种倾斜的美感，像雨丝的飘扬、连贯、蔓延，织成的一张网般的一个淡淡的有些忧郁世界里的少女。她一定是少女，因为只有少女情怀才能将如此的忧伤浪漫化。他看她的字如同看她的人，渐渐地，她似乎成了他身边一个熟悉的人。秦川一直没有将另一叠信打开。大概是对男人的文字并不感兴趣，并且此人的字体非常粗劣，如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字体很大，着笔很重，所以颜色很深，像是一个孩子在模仿大人的笔迹般的幼稚和笨拙。

(四)

这些信最终是怎样到达秦川这里的，那始终是个谜。他设想
了种种可能性，但没有任何一根线索可以将这些可能性贯穿起来
给予一个答案。他决定按雨来信的地址给她去信。或许可以由此
可以找出一些来龙去脉来满足好奇心；也许，只是一次邮件误投
的差错吧。但是否每一次事件的误差中总有些隐喻性的暗示或者
征兆在引导着某些开始或者结束？于此，被称为迷也为命运。对
于他现在死水一潭的生活，迷是种有趣，因为它未知，所以人必
须活下去等待谜底，就是这个精神，等待谜底和答案。

“雨：你好！你不认识我，就像我不认识你一样。我的信现在
如果有幸躺在你的手掌心内，纯属是种巧合，也就像你寄来的信
躺在了我的手掌心内一样。这样说你就要糊涂了。我说的有关你
的信是你和另外一个人的通信，它们现在就在我面前，我书桌上的
的一个纸盒里。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将这些信从遥远的中国寄到我们这么一个
遥远偏僻小镇的。但这些信现在在我这里是因为我是这个小镇惟
一的中国人。

很抱歉我读了其中的一些信，是什么驱使我去打开一些不属
于我的信件，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好奇心，或许是你精致的蝴蝶
结。人的本性是总想发现本不应该知道的答案，就如同总有冲动
去打开一个美丽的结一样。但一个结再美丽，没有去打开总是寂
寞的，是吗？

无论是读这些不属于我的文字还是将它们留在我的写字桌上，
我都有种侵犯他人隐秘世界的感觉。请来信告诉我该怎么办？”

(五)

信寄出后的两个月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讯，像放风筝的人断了一头，手中还紧紧捏着一根轻飘飘的线，双眼还在搜索空中风筝般的迷茫。他有时候笑自己，是否自己的生活太枯燥无聊所以会对他人的信有牵肠挂肚的好奇心。他告诉自己，重新开始你的生活吧。但生活于他还只是那手中的断线，没有了目标，只随着风的方向做着左右摇摆无谓的姿态。

星期二是他每星期向往的日子，因为餐馆休息，他就可以无所事事地过上一天。但这种向往总是随着星期二确实的来临而丧失了所有的魅力。现实中的无所事事总不比想象中的来得悠闲，它往往伴随着寂寞、不安、烦躁这些字眼将本有的悠闲一扫而空。

T镇有两条主要街道，呈T字形。如果从T字的下方往上走，到了路的尽头，有两个选择，右转和左转。T镇居民每天都要面对如此的两个选择，左转还是右转？往右可以去咖啡店喝上一杯ESPRESSO，或者去阿来斯的理发店理个发；右转后是施密斯家的早餐小馆，然后是面包店，紧接着的是乔西家的杂货店，最后一家就是秦川的中国餐馆了。

从秦川餐馆的一端走到阿来斯的理发店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他习惯散步到那里，即使不理发也和阿来斯打个招呼，喝一杯咖啡，再在门口的报筒里买上一张报纸，夹在胳支窝下，缓步回餐馆。阿来斯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灰白的头发用发胶梳得一丝不苟。他在年轻的时候从意大利移民来美国，曾在许多大城市打过天下。但最后却选择了T镇开了个发廊作为自己养老的地方。他和秦川虽然年纪相差悬殊，但因为彼此都有移民的背景，所以很快就亲密起来。

进T镇的公路上树了一块牌子，上面显示本镇居民687名的

人数。据说新近搬来几家有孩子，所以人数大概要超过 700 名了。700 人的镇在这一带不算太小，但也许是多雨的关系，街面上的行人总是很稀少，一副落寞的样子。许多人都在 T 镇住了子子孙孙几代人，对于外来者他们很友好，但只限于礼貌式的友好。那些看到你问你好吗，老人还脱个帽等等的礼节却其实只是一个无形的鸿沟，于他们之间不可跨越。他回来的路上碰到了开杂货店的乔西，是个犹太人，典型的鹰勾鼻子。他做出特别热情的样子说，天气真好啊！秦川附和着，脸上响应着同一般的热情，好像因为天气是他们生活里惟一可以分享和沟通的东西，所以要好好赞美一番。他们擦肩而过，秦川嘴角撇了撇，用中文骂了句：虚伪。他每次都是如此地去诅咒乔西或者这个镇上其他人的彬彬有礼，什么原因，并不清楚。他觉得他们都似带了面具，表情是永远一样的遥不可及。他宁愿一个人冲上来恶狠狠指责他在他的菜里放了太多的味精。那样倒还来得痛快些。乔西的走过并没有给秦川带来什么好的心情，他踏在点点斑斑的阳光下，头上有云飘过，在山边那端集成巨大的一块。突然心中有些欣喜，好像要下雨了。这些日子，雨总在莫名之中给他一丝兴奋，好像一个渴的人，以为天上掉下来的就是甘泉了。

他住在餐馆的二楼，共两个很大的房间，一个做了卧房，一张床在中央，书桌在靠窗的一端。床面前有个电视机，在贝壳儿刚刚离开那段时间，秦川几乎是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给了电视，将自己埋葬在无边无际铺天盖地的画面与对话中，像是一种毒品，起了麻醉的作用。他再次把雨的信盒打开，抽出其中一封读了起来。从雨的信中看不出她是否是从事专业的绘画工作。但她的信中常常在描绘一个场景的颜色，形状。她叙述得如此详尽，他似乎都可以看到那个画面。他有些羡慕那个字迹丑陋的男人，她说：

“你像我的一个睡梦中的孩子，睡着了，错过了好些风景，于是我就把他们记下来，讲给你听。有我在，你永远不会错过我眼

中任何飘浮而过的美景了。”

他被这句话感动了。本以为艺术家只为了自己创作，当贝壳儿每次将一幅完成的画展示在他面前时，他会因其颜色构图而惊叹，但从未如此地感动，因为里面没有要留下美景奉献于他的爱。

他决定写第二封信：

“雨：你好！

你没有给我回信，我想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你根本没有收到我的信；二、觉得我是个无聊的人而没有必要回。如果是第一点，我无可奈何，因为你可能已经离开了信封上的地址，也许又是邮局的一次误差，或者世上根本没有雨这个人。这样去想让人就很无奈，好像对于生活，我们一点主动权都没有，一切都被种种的误差和巧合给主宰了。所以我要写第二封信，从生活里要回一点点主权，用不甘心的一种态度来证实误差是可以被重新纠正，巧合是可以人为的。

如果是第二点，那就是你觉得没有必要给一个无聊的人回信，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人看到一个错递的包裹可能就随手一扔不再理会。只有我如此无聊的人才会去打开，窥探其中的隐私。这样说我就像是一个很低级的人了。无聊我可以接受，低级我就不能，因为我是被你信中一些崇高的东西所感动才给你写信的。我不敢说自己是个崇高的人，但起码我向往崇高。

再回想我第一封信是很草率的，因为我根本没有告诉你我是谁，干什么，我只是一个无聊的陌生人，而你是没有理由给一个远方的无聊陌生人写信的。

我住在T镇，也就是你的信到达的那个小镇。位于美国西北部O州，背靠S山，往西驶两小时车，可以见到一望无际的海。我在我十八岁那年来到这个国家。读了两个学位，不要问我读什么，都是些无用的东西，以致在走出校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

都找不到工作。当然我说的无用是在一个极现实意义的基础上说的。但无用的东西往往很有趣，所以说我的脑子里有很多有趣的想法。我喜欢艺术，一切用声音、颜色、文字来表现的艺术形式。这些爱好使我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但有趣的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开了一个餐馆做了件最实际的事情，这叫生活，是不是？

好了，有了这样的介绍，我们算是认识了。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够收到这封信，也会给我回信。我不知道我如此等待和期盼的意义何在。但我面前的那一盒信始终提醒着我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与我一起分享的迷茫和困惑。你信中常常喜欢做孩子的比喻，那么它们就像一群孩子，张开的信封口就像一张张嘴，吵嚷着要回家。”

把信丢入邮筒的那刻，秦川感受到片刻的快乐。快乐这个词离他已经很远很久，如今突然呈现在他面前让他都觉得吓了自己一跳。为什么快乐？他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有了期盼？对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有所憧憬？还是觉得自己写了一封成功的信？或许，这些理由全部都对，并且，他有种强烈的预感，他会收到一封回信。他将收到一封给他的信，上面会写有他的名字，会用他喜欢的标准中文四声的调来称呼他。很久以来，他第一次觉得对未来有些把握，尽管看不清，并且没有证据，但正是这把握来得毫无根据所以给他带来了喜悦，那一刻，他几乎都把贝壳儿给忘了。

(六)

还有一些现实的东西等着他来处理，比如说，必须打电话给肉商进货，明天洗碗的那个墨西哥人不来的话，他必须再找一个，还有明天是发工资的日子，他要准备好现金。想起那个广东厨师，舔了舔手指后，用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把他装在信封里的现金仔细

数一遍的样子，他就觉得恶心。他不喜欢这个广东人，但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镇能找到一个中国厨师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他必须忍受。

昨天晚上，贝壳儿打过电话来，说她已经在纽约安顿下来。她说她觉得很对不起他，但她也没有别的选择。她说她带走所有的现金，把店留给了他也算是公平。他问他们之间该怎么办？她说她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谈了。言下之意是不但 T 镇，这餐馆或者某种生活形式是她的牢笼，甚至连婚姻也是。这个电话是秦川盼望已久的了，他本以为贝壳儿的出逃只是一时的厌倦，累了就会像归巢的鸟一样飞回来。他想向她认错，表示近来她对这里生活的抱怨并没有被他重视，并且一再表示了建立一个餐馆、有个产业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想检讨自己对一块土地眷恋和向往安逸生活的农民意识。他甚至想到了和她一起搬往纽约，重新开始一种流浪。但这些话都没有说出口，或许是觉得没有必要了，因为答案已经有了。他只是淡淡地问了句：钱还够用吗？贝壳儿说够了。然后要他保存她留在那里的她的画。她着重地说：所有的都是你的，除了那些画。她的语气有一个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热情也有一个商人做成一笔买卖的坚定。我再给你电话，贝壳儿说完就挂了。本以为这次电话会有些挽留，挣扎，犹豫。但没有，一切都来得斩钉截铁，干净利落，生活的刀磨得很利，刷地一晃，把本最亲密的一种联系割得不落痕迹。没有刺痛，只有麻麻的如被一钝器所伤后的全身无力感，如一只手臂被切断后，竟不知不觉地行走了两个小时，甚至听不见哗哗的流血。

感觉的苏醒是 10 天后看到信箱里静静地躺着一封来自中国的信时突然到来的。那也是下午，他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前。阴沉阴沉的天，有雨滴随意地不时地落在此处和彼处。他打开信：

“秦川，你好！”

他突然有种要流泪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称呼他的名

字了。平实无奇的一个称谓竟让他生起一种亲密感，而耳边响起了贝壳儿的一句话：所有的都是你的，除了那些画。他意识到那次电话从头到尾她都没有叫过他的名字，一直是你，我，你，我的区分。他看了看墙上的画，有去把它们毁了的狠毒，你给我的是我不要的，那么我也不留下任何你所要的！痛与恨先后而至，只是为了自疗而已，用恨来止血，包扎断臂的伤口。

“秦川：

你好！你的第一封信我收到了。没有回信的理由与你所猜测的都不同。不是觉得没有必要回信，而是有些害怕回信。你说我喜欢做孩子的比喻，那么这么说吧，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遗弃在路边，没有再打算见到这个孩子，让这本属于她肉体的延伸活在她的视线之外，远离她的不幸。但这个孩子竟然找回来了。做母亲的惊喜交加，也不知所措。

你一定充满了困惑为什么这些信会到你手里的。我只能说是巧合。这些是我与前男友三年的通信。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无法再在一起。我也到了一个地步必须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再保留这些没有意义，也并不方便。我没有将它们付之一炬的勇气，也不愿将它们遗弃在哪个垃圾桶里去污秽了它们。在左右为难之际，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打开了一张美国地图，T镇的名字吸引了我。译成中文是三棵树的意思。想起我以前送我男友去北京在火车站看到一个叫三棵树的地方，就以为一定是个极为可爱的地方，所以将来要去那里生活。后来才知道三棵树就是哈尔滨。它也就丧失了三棵树本具有的诗情画意。为了这个美丽的误会，我决定将这些信寄往美国的T镇。我没有在信封上写回信地址，以为它们会成为死信在一个陌生遥远的邮局里躺上半个世纪。没想到阴差阳错到了你的手里，你竟然打开了包裹在里面的信件内找到了我的地址。